



符子龍選集

二

## 蒋子龙选集（二）

蒋子龙

---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(天津市赤峰道124号)  
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天津市新华书店发行  
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16 5/8 插页4 字数370,000  
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 
印数1—20,900

---

书号:10151·669 定价:(平)1.50元(精)2.40元



一九八二年冬摄于天津花园里



一九八三年春摄于天津花园里

## 契子

历史是以悲剧的形式表演出来的悲剧，因此不论英雄或凡人，有几个不受它的捉弄。

历史的嘲弄是符合辩证法的。

历史的辩证法是残酷的。

可怜的人人啊，千百年来在历史的巨大的螺旋上进行着搏斗，带着自己的血泪，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。谁会有无愧无悔的一生？

面对历史这面镜子，大胆地写

# 目 录

## 第二卷 (下) 中篇小说

开拓者.....	3
螺旋.....	111
赤橙黄绿青蓝紫.....	237
九大行星的悲剧.....	335
锅碗瓢盆交响曲.....	413

第二卷

(下)

中篇小说







# 开 拓 者





信，就是真的；  
不信，就是假的。

---

不知是由于人类掌握了自然的缘故，还是自然仍在嘲弄人类，近十几年来，自然界的气候象人类发明的政治一样，多变而又反复无常。

正值早春，两天前还飘过一阵小雪，水坑还结着薄冰，本应是春寒料峭；但吹了一天一夜的西南风，突然象吹跑了两三个月的时光，一下子进入了懒洋洋的、只想睡觉不想干活的春困季节。骤冷骤热，人们不敢脱掉棉衣，万一老天一变脸，再来场大冻，就会得感冒。

太阳似乎已经得了感冒，并且正在发着高烧。它抖着通红的大脸，早早地跳出了海面，烧干周身的雾气，向着高空升腾。

城市的东郊，靠近海岸的地方，一座规模巨大的化工联合企业正进入最后的安装试车阶段。工地上的节奏，紧张而又紊

乱。有的地方人喊车鸣，人为地制造热烈的气氛；有的地方却停工待料，工人们安闲地、慢腾腾地干着自己想干的事。经济的规律比地球的旋转还要难以驾驭。工厂的成长比历史的进程还要缓慢。在综合车间五十米高的大平台上，几个年轻的装配工上班后干了还不到一个小时的活，就又想歇一会儿了。一个蓄着小胡子，不论春夏秋冬和刮风下雨，总是戴着一副变色眼镜的小伙子，打了个哈欠，伸了伸懒腰。那神情仿佛他不是刚上班，而是几天几夜没下火线了。他用一种玩世不恭的口吻说：

“哎，我说头儿，歇一会儿吧！”

被称做头儿的人，是个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，精明强悍，干活的动作洒脱、漂亮。他有一张鸷鹰似的好斗而又难以对付的面孔。眼睛里老是闪出一种对什么都睥睨不屑的神情。他扫了一眼小胡子，嘴角只轻轻一动，吐出来的声音却又响又硬：“‘业余华侨’，你还有良心吗？打上班来你还屁活没干，小组天天替你背黑锅，你可别踩着鼻子够脸！”

“金城，得了吧！你们给我背黑锅，我给谁背？我们少干点，就给国家少浪费点。”“业余华侨”并不害怕他的首领，嘻嘻哈哈地抽出一支烟叼在自己嘴上，又掏出一支朝着金城一抬下巴：“张嘴！”扬手一甩，那支烟不偏不歪正扔进金城的嘴里。金城双唇把烟咬住了。

“业余华侨”点着烟吸了一口，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告诉你，咱们干的这个活很可能还得返工，全部推倒重来。”

“谁说的？”

“我还没说完哪。咱们安装的这些设备全是按烧油设计的，现在又发现油不多了，还得改成烧煤的！”

“他妈的，早干什么去了！”小伙子们都停下了手里的活

计。

“咱们倒霉就倒在瞎折腾上了。当头儿的脑袋一热，一会儿这，一会儿那，穷折腾，折腾穷，越折腾越穷！”

金城把手里的工具使劲往平台上一摔，“当”的一声，半天空象炸了一声雷，铁架子一阵摇晃，他紧绷着脸发布了命令：“歇一会儿！”

工人们找来了木板和草袋子，有的躺下，有的坐着，有的半躺半卧靠在木板上。有的眯起了眼，有的抽起了烟，全都舒舒服服地就了位。在这半天空的平台上，他们就这样躺上一天，也不会被人发觉。工地上只有一个人看得见他们，那就是开百米吊车的司机。他居高临下，见装配工们都躺倒了，便拉掉了电闸，头往后椅背上一靠，也闭上了眼。

舒舒坦坦的装配工们，海阔天空地聊起来了。话题随着他们活泼多变的思想，象一匹脱缰的马，在思想的原野上任意驰骋。

“听说又不让跳舞了……”

“不会吧，金城。前一段时间不是还叫你们这些团委委员要带头学会跳舞吗？”

金城眯着眼抽烟不答腔。

“听说省团委要下个文件，不许跳舞，不许穿喇叭裤，不许留长头发。”

“省里的头头正事不会干，干这些闲事倒有能耐。一会儿说要普及跳舞，青年团的干部必须首先学会，一会儿又下令禁止。一会儿说要推广喇叭裤，百货公司橱窗里搞样品展览，贴出通知说谁要做喇叭裤可以当天交货，一会儿又说谁要穿喇叭裤就要挨批评！朝令夕改，一会儿一个章程。”

“你们还是应该跟我学，头头说东，我偏说西，他要说好，你就往坏处想；他不叫你干的你偏干，他不叫你说的你偏说，我并不喜欢戴大眼镜，可是现在头头见了戴大眼镜的打心眼里腻烦，所以我故意买了一副戴上。我并不认为穿上喇叭裤就漂亮，可是现在头头讨厌喇叭裤，所以我就做了一条穿上。”

“业余华侨”摇头晃脑，非常得意。

“你这叫吃饱了撑的！”有个小伙子刺了他一句。

“你们听说了吗，这个厂从国外买来的设备都不是最好的，而是一些次货。打桩机都是破旧不堪的，重新涂了一层漆又卖给了我们，还不如我们自己的打桩机好！”一个关心国家大事的人又转了话题。大家借这个题目又发起了牢骚。

“化工局提出来了，全套设备都要日本货。连电线杆子、瓷瓶子、坛坛罐罐都要进口。日本人也不愿意生产这些破破烂烂，就叫台湾和南朝鲜干。”

“他妈的，我们为什么当这个大头？”

“现在只要沾上个‘洋’字，就什么都是好的。还好，外国没有卖爸爸的，不然咱们这些头头非得一人买一个洋爸爸回来不可！”“业余华侨”的嘴里总有新名词儿。他很为自己的口才得意。

“哎，那不是咱们的团委书记？”有人站起身在平台上撒尿，指着楼下叫了一声。

金城欠起了身子，锐利的目光盯住地面上坐在一块谈话的两个人。

平台上的装配工继续着他们的议论。他们骂天骂地骂领导，没有他们不骂的。这一下，话题又转到地面上正在谈话的那个姑娘和小伙子身上了。

“听说王廷律他爸爸也是个高干。”

“屁！你瞧他那份德性，高干子弟有这样的？要说他是高干子弟，顶多也就跟我一样，是个‘业余高干子弟’。”

“你别狗眼看人低，王廷律肯定有来头。要不然凤兆丽一脚把咱们金头儿给蹬了，这么快就和姓王的那小子好上了！”

“你别脏心烂肺，人家王廷律也是团委委员，两个人这是研究工作。”

“金城也是团委委员，怎不找他来研究？”

“金城能跟王廷律比？人家是大学生，现在大学生够多吃香，哪个女的不想往高攀？”

金城噌地站起来，眼里闪着凶光，死死地盯住自己的伙伴们：“告诉你们，我和凤兆丽过去从来没有过那回事，谁要是再拿这件事寻开心，可别怪我不客气！”

金城说完把手指放进嘴里，冲着吊车司机响亮地吹了个口哨。司机立刻启动闸把，吊车的钩头挂着一个安装用的铁笼子，飞快地落到平台上。金城跳进笼子，又吹了声口哨，打了个手势。铁笼子载着金城象直升飞机一样，忽上忽下，颤颤悠悠，越过平台，越过车间的屋顶和象山岭一样高高低低的厂房和设备，在凤兆丽和王廷律的身边突然降落，把两个人吓了一跳！

王廷律从表面上看是个老实，甚至有些窝囊的小伙子。他盯住金城：“你怎么能这样干？这是违犯操作规程的，吊车万一出点毛病，就会造成大事故！”

金城不理他，只是把锥子般的目光盯住凤兆丽。

凤兆丽似乎已经猜到了一点金城发火的原因，但是她不动声色，大大方方地说：“我们正要去找你。青年民意测验的结



果已经出来了，百分之六十的青年对实现四化信心不足，主要原因就是对领导缺乏信心。你看我们怎样针对这次民意测验开展一次团的活动？”

金城仍旧不开口，只是死死地盯住凤兆丽的眼睛。凤兆丽努力控制着自己，不让自己的脸色发红，不让自己眼睛里带出怒气。她那双乌黑而细长的眼睛也盯住金城。不管什么样的小伙子，碰上这双眼睛都不敢作非分之想。她口气变的冷淡了：“金城同志，你哑巴了，还是刚才坐飞机出风头把舌头咬断了？”

这下轮到金城脸红了。他从凤兆丽身上掉开眼光，但是心里的怒气并没有减退。他说：“开展什么活动？是不是请王廷律给大伙讲一课，讲讲老干部如何劳苦功高，如何为了四化呕心沥血，给青年们打打气！”他扫了一眼红头胀脑的王廷律，从哪一方面讲王廷律都不是他的对手。他嘴角一撇，尖刻地说：“听说你爸爸也是高干，你完全可以讲讲你爸爸。”

金城听很多人讲王廷律姓他妈妈的姓，说明他没有爸爸，却故意叫这个板，就是要王廷律的难看。王廷律看看他，却一言不发。

凤兆丽把话接过来：“刚才我们两个也正商量这件事。现在老年人对我们这些年轻人看不惯，年轻人对老同志也有一肚皮情绪。十几年来，年老的和年轻的经历了几个回合：对老干部一律打倒，对受迫害的老干部又一律无比尊敬和无比信任，现在对他们又不那么尊敬和不那么信任了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我们对自己的领导，特别是对高级领导干部缺乏了解。他们好在哪儿我们不知道，他们哪儿不行我们也不知道，——他们离我们太远。我有个想法，能不能请省委的领导到工地来和我们青